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百九

尺牘

與張欽夫書

朱晦翁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為有
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甚多未為清切
比遣書後累日消玩其於實跡似益精明因復取凡
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
又无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

往往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无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亢未發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于一時限于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粗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无一毫之間

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着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舵而沿河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置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无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嘆以為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

左且以為難先覺發明指示不為不切而私意汨漂
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閑啟鍵直發其祕誨諭諄諄
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
筆舌蓋不足以為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為
如何爾孟子諸說始者猶有齟齬處欲一二條陳以
請今復觀之恍然不知所以為疑矣但性不可以善
惡名此一義其終疑之蓋善者无惡之名夫其所以
有好善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

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好有惡者為性
而以好惡以理者為善則是性外有理而疑於二矣
知言於此雖嘗著語然恐孟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
更分裂破也知言雖云爾然亦曰粹然天地之心道
義完具此不謂之善何以名之哉能勿喪此則无所
適不為善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善惡名大似多却此
一轉語此愚之所以反覆致疑而不敢已也

荅何叔京

心說已喻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
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
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
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
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
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无存无出入之心来
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无空隙
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

一為問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
是有治亂而無安危耳豈可謂堯舜之世无安危治
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无善惡之說
更思之却以見教

答石子重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為佳耳以心使心所
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
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

使彼之謂邪但令人着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示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湏看得破不爾則流于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弊也昨日得叔京書論此殊不快答之如此

再答何叔京

伏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未盡蓋入而存者即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為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為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真心而

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邪子重之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偽皆為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胥失之某向答二公有所未盡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謹錄呈幸乞指誨然心之體用始終雖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游誠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
而八于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
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
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无不善矣舍
則亡於是手有動而流于不善者出入无時莫知其
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无一定之時亦无一定之
處特係于人之操舍何如耳只此四句說得之體用
始終真妄邪正无所不極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

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无時
者為心之正然則孟子所謂出入无時者乃心之病
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所
答石呂二書寫呈但子約書中語尚有病當時不暇
子細剖析明者擇焉可也

答范直閣

伏蒙教諭忠恕之說自非愛予之深不鄙其愚豈肯
勤勤反復如此感幸深矣但伏思之終有未契處不

敢默默請畢其詞以求正於左右某前書所論忠恕
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无異此正由孟子言
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
義為有二則某之言亦非謂忠恕為有二也但聖賢
所論各有所為而發故當隨時而釋之雖明道先生
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為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
合也強而合之不免降高以就卑即近以為遠姑倚
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為不一也

蓋曾子專為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
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為二然校其所以為忠恕者
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問曲
折可以无疑矣不識尊意以為然否某請又有以明
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為小事
然聖人分上无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无大小之殊
故也猶天道主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
可專以太虚无形為道躰而以判而下者為粗迹也

此孔子所謂吾无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為无形以日用忠恕為粗迹故曾子于此指以示之爾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先生又發明之願某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為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更願詳覽前書重賜特誨不幸勝甚前日諸疑亦望早賜鑄譬俾無疑為望時序向熱伏乞為道保重以須環召區區不勝大願

答余正甫

辱書相與之義甚厚而陳義又甚高三復感歎不得所言然嘗竊謂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一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為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于一二况遽以二三者為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為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于庭戶之間而已矣故明道先生有言解經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

耳此言有味也所示中庸大學諸論固足以見用力之勤者然足下不以僕為愚方且千里移書以開講學之端而先有以脅之曰是不可同同即為荆舒以禍天下則僕尚何言哉姑誦其所聞如前者足下儻有意而往復焉則猶將繼此以進也

荅嵩卿

蓋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以我為主邪

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生不忘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自為之性把持作算到死不肯放棄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點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上面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澆漾不可致

詰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
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
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
陽者亦无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哉以此問子
晦渠必有說却以見喻

然非首再荅余正甫書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无事而存主
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

敬儼若思又曰事毋不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
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
胷中无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欲其
和樂也然欲胷中无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
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
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
心與理會不為理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
是未有所得才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

又却須放開也克己復理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必考諸此而已矣

荅嵩卿書

向來奉荅所喻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荅嵩卿書論之尤詳意者一讀當已洞然而無疑矣而來書之喻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元津涯然尋其

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為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元失者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為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爾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一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

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為也故聚則有散則无若理則不為聚散而有元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爾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若性則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則化而无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无窮也故上蔡謂

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炳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无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饗之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邪為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

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堆疊計已无地之可容矣是
又安有此理邪且乾坤造化如大洪鑪人物生生无
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
一片太虛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
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无失
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无愧而死爾非以為實有
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
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

无所為而然者歟異端為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然後
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
比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亦皆粗舉
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
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
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
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
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

亦元補

荅范直閣書

四月一日領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佩眷予之厚感慰不可言前日因平父遣人亦嘗拜狀矣不審已達台聽否即日初夏清和伏惟台候起居萬福某奉親屏處幸粗遣山間深僻亦可觀書又得胡文來歸朝夕有就正之所窮約之中此亦足以樂矣迫於親養夏末須為武林之行計必三四月未得定居也伏蒙

別紙垂諭忠恕仰荷不棄其愚與之反覆為德甚厚謹以來教所示熟思之復敢為說以請益焉某前所謂忠恕者乃曾子一貫之語然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无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在各足无非全躰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元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章^草木蕃著正所

以發明此義也。以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為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者異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于忠恕未免參校彼此推己及人則宜未能誠一于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性與天道者未嘗為二。所以為一貫也。然所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

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礙哉。愚見如此更乞教其所不至者。重賜鑄曉使得所焉。不勝幸甚。它疑義尚多蒙喻使得請教。此夙昔之願。但今日方聞伯崇欲以初三四日行。迫遽未暇鈔錄所記。俟暇日料理有便即附行也。前日在共父處得直閣丈還朝陛對副本讀之不能舍去。愛君敬主之義蓋終篇三致意焉。雖然久矣莫以此言聲歎吾君之側者矣。近日所召用雖不能盡滿人望。其間若亦有一二

端士馬前言僅見思乎思其言必用其人延登之命
亦非晚矣願為斯道斯民厚自保重副此依歸謹上
狀不備
再答
向嘗以忠恕一貫之說質疑于函丈伏蒙鐫曉切至
但於愚見尚有未安比因玩索遂於舊說益有發明
乃知前日請教之時雖略窺大義而涵泳未久說詞
未瑩致煩辨析之勤如此今謹錄近所訓義一段拜

呈乞賜批鑿可否示下容更思索續具咨請也去歲
在同安獨居幾閱歲看得論語近十篇其間疑處極
多筆札不能載以求教伏紙但切馳仰

與袁寺丞書

某失計比來元可言者初若稍可枝梧亦不敢必為
去計今內則精神昏憤兩目生花白晝對人往往坐
睡而省閱文案簽書決遣之際為尤甚此一當去也
外則財用耗竭支遣不行性本疎拙不能稽考收拾

恐更一二月轉見狼狽此二當去也至於刑獄最是
重事一經監司呵問官吏便欲望風希旨變易情節
則是此事亦復不得自專此三當去也鄙性抗直不
能俯仰所以忍飢杜門不敢萌仕進意今行年五十
乃復變其所守為睚眦以求苟免於譴辱中夜思之
既已自愧而當其俯仰之時大悶无聊深恐不能自
抑而忽發其狂疾此四當去也到官兩月思歸之情
不能自閔往往無日不發于言語書問之間官吏知

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見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
辦而某以一身孤客于此携小兒外甥在此无婦女
看管无日不病病時又須自視問其鑿藥家中碎小
想見無人收拾亦復不成模樣業已如此不為久計
又不容復往般取以耗公家此五當去也蒙諭作書
從班言路諸公此非所憚也但初意只一二月間故
不能虛為此以違素心今既不能得去又省所奏語
事勢須開白已不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直不能婉

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忌諱者或反以速其抨彈亦不可知也此六當去也向來閑中私竊有以論著自謂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後學之耳目實非細事今既來此无復工夫可以向此而哀困漸盡與死為隣萬一溘然于此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某不瞑目而已也此七當去也當去之事畧為之有此七條其他曲折不暇徧舉非不有書懇諸公丐祠然又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兄力為一言使之必從所請

乃千萬之幸大抵自度材力事虜祠部之外選甚差遣都做不得小即小狼狽大即大狼狽遠即遠狼狽近即近狼狽諸公憮相哀憐必欲扶持而全安之豈應使至此極耶幸以此意極力盡言使不至於再請以煩尊聽則大善不然繼此亦須有請但恐前所陳者或有一事不恰好則諸公雖欲曲相維持亦无所用其力耳

荅陸子壽書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生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于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但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遠服處說則以三年為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

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于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占此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為合于人情也未諭考證雖詳然其大槩以為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尔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于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

後不復饋食于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未有
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
遽撤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
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際魯謂之吉禘晉謂
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
以下又不可考爾夫今之禮文殘缺者多矣豈可以
其偶失此文而遽謂无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
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帝為昭穆帝為穆故書謂

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又謂畢原鄆
郇為文之昭邠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
新主祔廟而可變乎但昭主祔廟則二昭迤遷穆主
祔廟則二穆迤遷爾此非今日所論之急但謾言之

以見未說考之未精類此

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

祔於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
此則為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閔中學禮者
有從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今學者庶幾無

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无
大害于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
也某於禮經不熟而考訂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
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然亦不特如此某嘗以為
人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採以
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
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
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

開併反之幸怒狂妄

谷司戶書

某哀晚无堪學不加進足下過聽辱先以書其所以
稱頌道說者足以見賢者之志矣然非區區所及也
示諭程氏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言天
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
以明是理之无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
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

前之云爾豈茫然考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城
哉人所當為者而已鄙見如此賢者以為如何恐有
未安幸復見告也子澄去秋相見甚款近復招之尚
未有來信大治近有萬君人傑者見訪見留之學中
氣質甚美議論亦可反復殊不易得云亦嘗從游也
某比已丐祠似聞諸公有意聽許適聞張荊州之訃
若便得請當一走長沙而歸爾未有承晤之期臨風
馳想切冀以時為親自愛

與程允夫書

久不聞問方以為懷人來併得兩書備審比來侍奉
之餘進學不倦某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
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卧處方自有見
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于極方為己物爾敬夫所見
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錄且令寫此一
銘去此尤勝他文也密院闕期尚遠野性難馴恐不
堪復作吏然亦姑任之不能預以為憂耳所示語孟

諸說深見日來進學之力別紙一一答去更且加意
如此探討不已當有得耳叮嚀葉仁來時去取書恐
更有商量處一一示及孤陋无所用心惟得朋友講
論則欣然終日千萬有以慰此懷也可欲之謂善此
句尋常如何看因來論及龜山易傳傳出時已缺乾
坤只有草藁數段不甚完備繫及三四段不絕筆亦
不成書此有寫本謾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不
若程傳之厭飲充足潘子淳書頃亦見之蓋雜佛老

而言之者亦不必觀向所論蘓學之蔽吾弟相信未
及今竟以為如何他時于已學上有見處此等自然
冰消瓦解无立脚處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為言真不
虛語正蒙已領近泉州刊行程氏遺書乃二先生所
錄比間所錄旦夕得本首當奉寄也所學寂寥士友
不肯信向吾弟幸有其志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為之
增氣更願專一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力處如良齋
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

庭見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吾弟試熟味之有疑却
望示諭秋試得失當已決早了此一事亦佳然是有
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

答汪伯虞書

日月某頓首復書伯虞茂才鄉丈執事某之外家于
門下有姻婭之好而執事夫人行也久客閩中未獲
一見獨幸從親故間講聞聲譽之美差以為慰茲承
不鄙遠見致長書禮意既隆而所以稱道期許之者

又過其實某不敢當也示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
得贊一詞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某頃歲嘗拜
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
衣冠而聞其聲歎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所以相
先之者之切當也邕州使君往見荊州呂著作皆稱
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
議論之餘也願二公之意所以望於執事者皆非他
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行之耳况如某之淺

陋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加以疎拙乍親吏事
公私惶惚日不暇給尤覺荒澀不能一吐胃中所欲
言者因風先此致敬以謝先辱旦夕儻得脫此羈馱
歸卧田間呻吟之悔乃當有報執事耳惠墨甚富且
珍未有以報此間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
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慰此願言

答崇安趙宰書

伏承誨諭良荷不鄙但屏居杜門不敢干與外事向

來雖聞貴縣令保正副出錢雇募耆長人甚苦之亦
不敢遽有稟白但嘗因下問之辱欲乞博詢民情之
所利病而罷行之正為此耳初不知其為倉司指揮
亦不聞他縣之有此也今聞已行罷去自此境內應
役之家得保生業則其受賜已厚而上司當亦能察
其无化矣恐不必假拙者之言以為重輕也自餘曲
折更託劉監廟稟知併幾情照

答建昌顏君書

七百卷書 卷之五 三
七月九日某頓首復書顏君足下包顯道在此數稱
吾子之賢每恨未獲一見辱書備見雅志亦足以當
晤言矣然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
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未有諭也聖人教人博
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西掃應對章句誦說
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
以躬行心得為貴而不在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
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于邪說

誠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抑觀來書詞氣之
間輕揚傲誕无謹厚篤實之意意者吾子於下學之
功有未嘗加意者不知往年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
相告者果何事也又聞不念身軀髮膚之重天叙天
秩之隆而將毀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則又深為悵
然不知吾子知尊敬夫而所趨者若是豈亦所謂統
宗會元者之為崇而使吾子至于此耶顯道不能諫
止已失朋友之職節夫更有助緣尤非君子愛人之

意也聞已得祠曹牒髡髮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
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或意已決亦宜便與子靜謀之
必无異論而後為之似亦未晚如何不然則道不同
不相為謀不知所以為子計矣秋氣向涼餘惟自愛
頃在里中雖屢獲見而常若忽忽不及盡所欲言然
已固知所志之不凡矣今辱惠問乃慨然有志於學
甚善甚善抑嘗病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為己之學不

答歐慶似書

以讀書治己為先而急于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
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方切以是反而求之而未之
有得也愧辱下問之勤无以稱塞敢私布之不識明
者謂之然否

答李伯諫書

誨諭勤勤深荷不鄙然人之為學各有所見豈能必
於盡同亦各信其所信而勉行耳今高明所造日深
日遠而愚蒙底滯不能變其初心竊意必无可合之

理未書乃欲曲加鑄誨期之異日雖荷眷舊之私然
恐亦徒為競辨而无補於進修之實也謹此少謝厚
意之辱伏幸裁照

荅潘端叔書

示諭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
平常意思容加慤實久遠工夫而勿計其効則從容
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
計獲之私勝於其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

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詳然於外矣是以內實不
足而游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己而其為比
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念有以反之則朋友
之望也

荅許順之書

人皆有仁義之心但為物欲所害恰似都无了然及
其夜中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
良心却存得些子故平旦起來未與物接之際好惡

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旦晝之所為便來枯亡之此
仁義之心依前都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雖得休息
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
正當于旦晝之所為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慾令
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
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邪云云

答許順之書

孟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存不要

放舍耳不須如此安排也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

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

无只是走出逐物去了

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

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此所謂

出入无時莫知其鄉也云云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百九終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百十

尺牘

與惠林廣慧禪師三帖

東坡

經年不聞法音經術荒澀无與鋤治者忽領手教累
幅稍覺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萬
里近方弛擔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
吁可畏也復望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
可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淒斷苦寒為衆自重不宣

東林寺碑既獲結緣三寶稍除業障又得託名大士
階所深願但自別後公私百冗近又絕無頃刻閑不
敢草草下筆專在下懷惟少寬限也悚息悚息
示喻臂痛示與衆生同病耳然俗眼未免懸情更望
倍加保練王氏博濟方中三冊有一虎骨散及歲靈
仙丸此仙方也僕屢用治臂病其效如神切望合喫
元用虎脰悞寫作腦骨切望相信便合服必效必效
自餘都下有幹望示及惠旣名茶謹已捧領感刻

與賢師上人

東坡

辱簡喜聞法履增勝知續修者琴頗有聲韻不知何
日可得也法醞三壺充下藥不一

與金山祖印

東坡

昨夜清風明月過蒙法施今又惠及清泉珍感不已
末湯法政恐觸著好供復却回納不一

與雪齋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為別至今耿耿謫居窮陋往還斷盡

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怍殊深比日法懃佳勝札翰
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寄示何也雪齋清景發於夢
想此間但有荒山大川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
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遊未易優
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與金山寶覺

東坡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
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

語一餉之樂慚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
奉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復讀之粲然如對妙
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以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
臨紙惘然惟萬萬自重至遊堂記即當下筆遞中寄
去近有後杞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人還草草

與大覺禪師

人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昨奉聞欲捨禪
月羅漢非有他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為捨施莫如

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似
靈異累有所覺於夢寐不欲盡談嫌涉怪耳以此益
不欲俗家收藏意止如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水
羅漢開書不覺失笑近世士風薄惡動有可疑不謂
世外之人猶復爾也請勿復談此也此之人可令齋
去兵卒之類又不足分付告吾師差一謹幹小師齋
籠伏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景物樂之
忘歸舍弟今自陳州得替當授東南幕官冬初恐到

此亦未甚的也詩筆計亦老健或借得教首一觀良
幸到此亦有拙惡百十首閑暇當錄寄冗中不一
近不復如往日愛書畫閑物蓋衰老事寡悰公猶以
往日之意見期也慎勿見示他畫雜物之類切切

與參寥大師二帖

東坡

別來思念不可言每至逍遙堂未嘗不悵然也為書
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懃康佳感服兼至二詩
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為答所要真贊尚未

作來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甚愧知且伴太虛為湯泉
之遊甚善甚善心開春乞江浙一郡候見去留當以
書奉約也要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為法自重適
有數客遠來相看陪從少暇奉啟不盡意
去歲倉卒離湖亦以不一別太虛參寥為恨留語與
僧官不識能道否到黃已半年朋遊希少思念二公
不忘心懶且无便故不奉書遠承差人致問累幅殷
勤所以開諭獎勉者多矣僕罪大責輕謫居以來杜

門念咎而已雖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故宜爾而釋
老數公乃復千里致問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
知道德高風果在世外也見寄數詩及近編得一詳
味洒然如接清顏聽軟語也比已焚筆硯斷作詩故
无緣屬和然時復一開以慰孤寂幸甚幸甚筆力愈
老健清熟過於向之所見此於至道初不相妨何為
廢之耶當更磨揉以追配彭澤未問惟萬萬自愛

與育王大覺禪師

葛叔忱

前經從山中得一笑言頗慰塵勞尋已職事頻出稍
疎問訊勞想可知春寒雨重不審法候何如不宣
前日人回附記當已呈達輒為鄙句復與俞君同賦
一篇因寫奉呈惟是疎拙之詞已窮矣可取禪餘一
笑也
向者城東得一夕以奉清論多所開益尋以陰雨遂
不成山中之約順流以歸迴望寶剎馳情何已
病衰百事倦懶復汨汨於塵事中日益昏愚矣何時

一侍圓音以開鄙塞承遷入丈室即惟輕適尚異珍
重

即日粗遣須天氣少涼病軀方可出入當上候左右
比來筆研幾於屏絕惟多於空法粗知信向而性昏
業重无可超之途乃懷教誨翹誠何已
病軀衰怯坐隔禪席曠懷餘教馳情何已秋暑特甚
達者既自有以清涼其身而山中復无人事之勞何
樂如之

前日同宰君過山中會承杖錫入城快快還舍有五
言一首并昨時二詩繕寫以呈塵俗之人无情而言
謾資一捧腹耳
比得曉夕奉餘誨慰釋无窮自天童回方欲轉錢湖
却宿東館以紓平日唐懷仰慕之意會中途得家問
言稚子病洩日益即疾驅徑還俗累如此豈免為達
者所笑乎却望觀刹但有牢吝薄寒四大如何
昨潛上人還山因附問已知呈達病倦冗率雖失繼

音而客子來往時得動息之詳用以為慰不待餘論
久矣區區鄉往勞於夢寐也過節當造丈室即日不

審法候何如

今年暑熱特甚海邑殆不可過日書緘廢置故久不
獲奉寄但以企仰山中清勝計多賞心不審即日法
候何如專使人叅問
雨後頓涼方思一請法席忽辱來示并貽清詩開閱
欽歎不待親承餘論而滯思已釋矣即日四大安好

五百卷書考大全文粹

旬浹問庶得參奉餘而觀思已轉矣明日四伏安
此辱惠教日窘於局事而又私室多故遂曠馳問惟
深企仰即知法候安和一蒙照如昨沈迷簿書日益
厭悔竊思承教邈未可得儻未棄遺時枉誨言幸甚
幸甚長然欲甚云云故不下也日書於紙置於不
與神智大師三帖
曾丞相 公亮

茲承惠卷仍示訊函過形柔軟之音特度遷除之命
永言愧感莫罄喻云時在暄融路方濟阻勉勤法味

以永吉祥專修狀陳謝伏希垂照不宣

遠勞書示深和勤誠知已被四衆之請紹嗣廣智道
場江東度門今知不墜矣塵勞之繫相見未由十萬
聆風但深企想

春暄萬福自聞續廣智道場相距遠遠末由一面行
入茲至再沐書示備聞宣揚祖教為一方依怙良慰
遐抱晤期未卜良想孤風希為四衆倍調清味

與神照大師四帖

李樞密

山介遠來簡書為既欣承宴坐之餘道氣充集深慰
傾企也鄙夫汨在宦途日走市朝雖一舉手一下足
不離法界然而聽松風望秋色與悟空大士揮塵抵
掌為禪悅樂不能无滯星矣勉旃自愛以浣詹仰不
宣

近知郡司勳附上庵銘行者未損書乃知此信尚未
達涉履炎夏山居化導外且喜道用休暢仍示及肖
像一軸傾風林下想見標表鄙夫即日几筵之下尚

存餘喘揮磨一接未易前期更為宗教努力自重
久不接音問不勝詹詠之至行者來損書并刊石此
道見既慚荷備承山居道體冲寧檀越三五年憂患
奔走異方風土人物滿目異類思一見東南山水與
高僧談高假之說其可得哉放生池一事是大姻緣
无不在心當偶良便為吾師成之但少湏之耳高秋

珍重
重江複山相望數千里惠而好我時獲音教歲律驟

五百卷新書
改忽焉新春山中聚徒教化不易示及放生事在心
固久矣雖然未放生而未嘗不放生更少待之珍重
珍重
高
與梵才大師
昨晚鄙句且塞嘉命恐別後難遇使人寄上所以倉
卒而成忝故舊略不指瑕而褒言過實令人頹然衣
物深愧輕浼聊表意耳何更見拒且望敦契收留幸
甚幸甚未行間可能一顧少接清話否

與梵才大師

李樞密

久別喜道氣冲勝知在迎鑿多日一帶之阻披會末
由遠示長牋并北山新集欽玩欽玩所諭冠引不敢
辭避但紛紛俗事少有清興并野性漸懶不奈驅策
須作寬期以副雅旨耳不宣

與梵才大師二帖

宋諫議

孰別有年矣人間多事不得時訊興居然心照所會
千里如咫尺比日不審少病少惱否頃者不遺寄貺

近詩二軸風格愈峻思致益深申詠累日不能釋手
乃知正慧所證道妙所存道韻自然冥契耳欽服欽
服。即日粗如幸吻多郵來唱當繼答適有鞅掌未
皇瀆思須少暇得和為謝春序向晚宜加保畜臨紙
不盡
薦辱書訊會出處不定稽于裁復慙恨无量比再示
教承微爽清攝未還故止昔維摩詰問世尊以少病
少惱則能仁不得免亦欲示衆生病而救其惱耶幸

順世法稍加調治以慰切切詩編題引固不敢辭但
二公敷演足下之長辭高誼遠俾小子繼之得毋贅
疣今且先贄二篇為謝餘須復訊餘杭假守或遂所
求庶卜清晤

與梵才大師

鮑郎中

睽索已來屢更歲律欽企之素伊鬱下懷某自守四
明僅周載歲雖精蓋不遠道韻可接然坐拘簿領无
緣際遇良增馳想故歲中薦辱題誨終以鮮便久稽

脩谷胡進士來再貽珍劑仍惠及詩筆一軸詞清格
峻韻古意深諷誦數回實增降愧珍重珍重春吏司
職陽旌布和宴坐之餘法味何若萬希葆嗇式慰遐
思

與梵才大師二帖

昏內翰

逖違法器屢易歲躔詹企增勞音題荐至喜知燕處
方外安隱少惱兼承惠詩并問信數節如何達人尚
肯以塵勞為念愧刻愧刻俟冗務稍隙聊一致意今

寄蜀牋一軸少助吟費秋涼為道自愛不宣
比兩辱真翰并新吟十餘章開緘且喜旅泊中道用
安穩盛制躡格冲澹詞句清雅願其淵源蓋王右丞
畫公之流亞也加之聲韻平妥與時元迥覽之數回
不倦甚喜甚喜此於空宗中雖復一餘藝耳然讚歎
佛事道韻物情不可元也知却歸東寺宴處如何寒
律初嚴高談未即以副區區之係望也

與梵才大師

林君復

累日前辱惠長韻詩一章并出示古律詩一集共百餘篇。累年棄去筆墨忽忽惟省心腑間如未知有詩雅之趣一得止人高句之辱良用歎服雖病且慵讀之三四過而不欲已然殊喜見古調者豈僕向之所尚或泥于古耶且天台不獨甲于東南實為天下之勝千峯萬谷山水重深雲霞猿鳥之清絕高木秀草之環竒復居其間作高僧能用聲詩寫狀其融結之精妙以內適我真常之性其為樂可量也即風霜搖

落園井加蕪獨坐書齋頗覺岑寂然不飲酒茹葷亦復罕睡庶時接清談啜佳茗以為慰慕也

與梵才大師

謝紫微

人至辱書甚勤欣承即日法候康適至慰至慰。近蒙朝恩擢進詞掖極懷不稱之誚諒吾師相知之深應為喜也暑熱異常无由奉款山中演道之外茹芝飲瀑其幽樂之勝可勝道哉餘希自愛

與榮閣黎

程公闢

二月初專遣人至曾附書想已呈徹一向不得來者音
南北相望極以懷想比來法履安否何如講席想如
舊盛集懺會亦應不輟為之殊不聞彼次第劇為思
跋也歲暮寒溢正闊軟言更希精加調攝黨修之暇
數以書遞中見及

與明智大師

曾尚書

得神智大師遺書終天之別愴然于懷然宗教得所
付屬入于圓寂非大善知識何由始終如此蘭若之

盛相繼得能仁表率甚善甚善

沐惠書勤厚感戴感戴比聆闡揚宗風道場甚盛未
得一陪高論深所傾企然哀朽久思退迹疲病苟遂
素志因得為江湖之遊可卜展晤也

延慶道場於私門是為世契先考太師資福之地繼
得能仁深所慰喜遠煩遣人惠書感戴感戴嚴寒計
道腴增勝末由披接若時自愛不宣

與惠滿禪師

陳朝奉

去冬調官東還泊舟京口獲訪禪林得聆軟語開悟
良多倏忽一別已見春殘即日想惟掌握宗風法履
清遠十一月抵陽羨寓止待次於溪山之間企仰
道場未遂再叩覺論以滌昏蒙何時覲過聊慰渴思
餘冀以道為世自重至禱至禱
携家傾謁精舍既獲款叩妙語仍沐願遇之勤仰佩
法慈感服何已區區寓居宜興人事紛冗衮衮度日
久欲持狀上謝因循迄今吾師道力法眼高邁近古

勇猛精進直造真如開門受徒接引群昧俾徹彼岸
其為力固亦大矣豈小補之哉相望方丈不遠數舍
何當復展不二最上希有之言庶幾有所得以遂鄙
願不勝企望

與參寥大師

蘇子由

別後三承惠書仍以佳篇為贈而未嘗奉荅雖見愛
亦當見訝矣然實以家私多故衮衮至此非敢慢也
太虛書中具之幸見亮爾承寓高郵精舍彼有與往

還當甚為樂即日道骸勝常所示詩卷愈加精絕但
吟諷尤已拙詩猶未暇錄奉和一篇殊无意思取笑
而已因風尚无惜音問千萬順時保愛

與辯才大師

蘇子由

績溪蒙恩名還將自宣城沿大江以歸家光子瞻以
書告曰不如至吳中迫於水涸不能久留十月八日
游天竺子瞻昔與辯才師相好今隔南山不得見乃
作三詩以寄之

意幽重谷悟老二幅

孫彌大

遠濶踰年時有諸方化士自山中來者得聞動靜每
以不得其記為慚忽奉誨音開讀欣然且佩存錄之
厚自公飛錫念欲理舟叩謁因見堂頭妙語真有警
悟因循未果豈業緣也哉瞻懇山門神馳杳靄
自去冬叨冒出自法力之助忽勤慶問可勝感戴屬
往行在俟歸當報未暇也翠微建行廊并玩老開堂
二疏以諸公科配牽強為之謾往一觀觀畢丙之勿

留形迹取笑作者行廊賴善夫元輔勸率已有端緒
時節因緣信如是乎良可喜也
謝旌忠知山三幅
山中忽忽之別已兩閱月念欲作書謝願遇之勤老
懶竟未果也忽奉誨音具審即日法躡增勝深以慰
感公居閑亡足念者末由踵見萬萬為衆珍重
蒙眷私曲託始生之日特煩持誦副以香炬之貺物
意兩重亡說可辭區區但切悚荷而已

聞象馭朝夕有錢塘之行氣候漸冷遠塗宜慎護也
錢唐元他幹蒙喻至感小子近得書恐二十七八間
抵家矣以故更不附信

謝交老惠茶二幅
區區於此獨公不忘荐領誨音豈勝感戴雨涼具聞
即日法候安隱斲繫行朝无由從杖履宴坐林下但
勤瞻仰自餘惟幾珍重
并物固妙絕第未有以為報感悚何言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法照大師
率沉以不果奉狀問訊正以為愧辱書深慰懷想但
累幅勤縟非所以望於道照也秋過半氣序益爽緬
惟法歇安適承乏如昨第恐荒薄未能如期待之
意賤日既勤持誦益煩既以香燭蔬果有見存養之
厚可勝感戴末由款承惟幾為道珍重不宣

與法照大師

邇來道貺如何庵居岑寂凡眠食器用又非大刺之

比所不至者多矣自非忘世味未易處也儻慈悲闊
略不至使存沒受賜幸甚靈岩諸山皆不闕住持或
有之豈敢不展力願寬以待之

與楊知庵二幅

歲晏寒沍伏惟即日法體安隱謹奉啟問訊不宣
講聞道譽之高舊矣願見未果遡風每一悵恨杖錫
未有期矣行遂款奉何喜如之

與知山上人

作別幾月每念前日煩厚過款妙語至今未忘也忽承誨音共審即日安隱亡惱深以慰感△自雪上過邑偶值便舉帆亟歸及叩謁回望山門但極馳向尚間保愛為衆珍重謹復啓扇領之固荷厚意但道眼相照何必區區為世態耶未使督還甚愧不盡占謝幸察

與雪峯上人

咫尺相望尋常畏勤寵復不敢裁興居之問其如仰

德之誠未之或置也華嚴想得趣雪山藥苗想亦增茂何當領衆偕南俱與文殊獲觀弥勒也一笑△輒遣小舟迓家叔了此事此又可以雪山外一種公案也呵呵

與張得一道士

黃道夫

缺然不講道話久矣炎暉爍宇不審即日浩養何如每到琴軒頗思論琴之意夫學琴雖未能忘乎形聲者也苟心无所事乎機手无所事乎巧清音妙韻本

於无何有之鄉松風蕭蕭山水激激湘江月白萬籟
合乎太虛有能而對之方是時也空憇以虛其心減
學以空其性則予之遊是軒也與子共之不識能進
於是乎幸教以書見及

與徐道士

元厚之

久不與君握手為方外逍遙之遊惟是跂仰無窮矣
想應高卧雲山靜開竹牖一簪華髮滿机琅函鸞鶴
朝翔斗牛夜步賞心真樂誰可擬之擾擾市朝无緣

晤語秋深氣爽更莫為道自愛

慰朱相五幅

鳴蜩戒候薰風自南來惟感時追慕情何以堪神相
孝誠鈞候万福△匏繫行朝未獲再詣靈幃陳慰謹
具狀申問託室△僭易震恐下情毋任瞻戀之至
拜違苦次倏復改月引領德宇豈勝燕雀之情不審
跋涉川途寢興何似溽暑方隆伏乞順序節哀以全
禮制△下情毋任瞻禱

切惟國家艱難之際正賴盛雅德量調和鼎鼐鎮撫夷狄而我公遽以憂去朝殊失中外之望然而九重倚注四海具瞻雖處苦塊豈忘王室更乞為蒼黔養福天下幸甚

竊計鈞旆護擁太夫人輜車已扈雪丘雪丘山川奇秀諒惟卜兆當得佳城衰大事已有期否山官次拘絆無緣預執紼之列西首受壙但馳精爽

哀晚之迹辱知有年備屬樞府日得以職事趨稟曲

聆鑿咳豈勝榮幸乍遠鈞座區區向慕之情飢渴莫喻

慰丞相三幅

即日恭惟號慕苦次神相仁孝鈞候支福山哀晚之迹荷相公知獎方幸日以職事趨侍遠遠鈞席下情不勝犬馬之戀暑氣方隆敢乞為國節哀以全禮制

借易震恐

屬者輒犯分又冒昧奉咫尺之書掌記者以鈞旨為

辭以故亡路呈浼。偶聞鈞旆擁護太夫人輅車已
抵雲上。比地山水為東南奇秀之冠。諒惟卜兆當得
佳城。練日衰大事將有期否。竊以國家艱難之際
相公銜哀去朝中外如失。唯拱俟頒詔奪情復還。庶
堂共濟中興之業。天下幸甚。
△遲慕不才備負樞屬。賴鴻庇未至汰逐。已幸矣。復
被誤恩。實出△人平昔陶鑄之賜。獨以匏繫行朝。无
緣趨伏鈞屏。占叙感叙_激之私。惟是頂踵圖報。万一神

實臨之。非敢妄也。

與李文思

蔡帥持正

久別豈勝企想。銜恤馳還。衝冒霜露。思慕推殞。其何
以勝。无由面慰。惟稍寬節。以副區區之祝。

與練奉議

王承議

久不遑馳問。方此念念遠承。公遭值大故。駭歎悲愴。
何可勝情。即日不審號慕。外體力支持否。太夫人享
有高年。克生令子。雖千鍾三釜。豈約未齊。而修已致

養榮聞則多存歿可无憾矣更惟厚自寬譬抑情就
理以全大孝之義區區不勝懇惻

與滕興公

蘇東坡

向者假守得依仁賢分光借潤為幸多矣不謂純孝
罹此哀疚忽遽別去為恨可量公罪大責輕憂愧交
集狼狽南遷豈敢復自比縉紳尚蒙記錄委曲存撫
感激深矣旦夕出江愈遠庶奉惟萬萬順理自將无
致毀也

與胡郎中

蘇東坡

得彭書知太夫人捐館聞問哀痛不已行後无便未
果奉疏人至忽辱手書伏審攀慕之餘孝履粗遣至
慰至慰公本欲居常得舍弟書邀歸許下甚力今已
決沂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到儀真暫留冷邁
一到常可以款見矣未間惟節哀自重

與林秘書

黃安中

孤苦餘生比臨營奉伏辱加惠挽詩繼之奠祭情辭

惻怛誠禮過厚感佩摧痛何可比說末由一謝左右
而此枉專馬祇益涕隕即日伏惟起居萬福石君銘
誌荷賜示亡母銘同此上呈病憊姑此奉疏不次

與范堯夫舍人

韓持國

再啟前問已悉堯夫高遠已有所見失子之悲无
可柰何當勿久留于胸中人生如幻自是吾身朝暮
不測餘曷足道耶入洛見諸公當可開釋方事閑造
惟保護為善

與許振叔四幅

慰言畧具前幅冬候已深寒色益嚴緬惟孝思罔極
神明介祉契闊以來如△遠官亡聊固无足言而振
叔憂患皆人世所不能堪者以故願見之心无日不
南驚也區區上狀餘惟以道自重不宣
不意慶門既罹變故而從者踵嬰遠謫行路之人所
共嗟惜△蒙眷之厚慨然尺懷則繼之以泣也通直
丈遽弃榮養哀慕號泣何所迨及然振叔自少年取

科第登顯仕榮動鄉里所為子職者无一不至迨茲
傾背固宜以此寬遣至於力所不可及事所不可測
者振救處之必自有道又况仁聖在上察其母辜
必賜恩貸惟冀寬以俟之不勝區區之禱

自聞被命朝夕懷念不與常比念欲裁書附承又以
南北罕便因循不知凡幾程至貶所氣候風土飲食
醬藥諸事如何无煙瘴有士人往還否離鄉之初聞
邀一僧同行不知謂誰因書願一一及之皆所欲知

也承乏於此已兩考七月間蒙恩改正官稱通理
前任而代者蘭大夫又得指揮替年月自此去替祇
十數月冷官况味置之不復言惟求田問舍之地甚
急耳中心所欲與言者亡窮臨紙但劇馳跋
時得小子書頗聞周叔昆仲與令嗣居鄉甚安所不
堪者以行在遠耳萬萬為器業寬處也至祝至祝

與汪太守

慰禮粗見右幅氣候清潤恭惟即日承宣之報台候

萬福山窈食祠宮杜門窮巷瞻望使節下情不勝企
慕敬勤恭候
公得請以歸遂巡累月塊處窮僻幾與世絕以故久
不果寓狀即日不審自罹閨門之戚台候何似重名
推望宜歸朝廷尚煩藻翰之寄敢幾順時調護前佇
柄除共扶中外天下幸甚
比至宜興訪親舊往往多為鬼錄今者又聞淑人之
訃尤切歎惜矧齊眉之愛何以為懷然劍去矣追慟

何及顛痛以理寬遣勿以情累纏繞也

自得報于宜興竊欲一至麾下而閑居舟楫難具以

故未果走介聊致薦奠之禮伏惟恕察幸甚

新司法來迪功近之官莫已交割否試吏之初願訖
誨之也與其兄右司為親家輒以姓名浼執事者借
易震恐之至

與劉子正二幅
咫尺門墻爾歸賓客書疏紛然以故尚未果叩謁可

勝愧仰初寒即日孝履支福謹上狀叅候率畧幸察
長至今節諒惟號絕何以為懷敢幾節抑以終禮法
區區之禱惟在念幸甚幸甚

送劉子正墓銘三幅
閱別幾兩閱月但深敬仰即日共惟神所傾助孝履
支福謹具啟候承忽遽不宣
哀晚比蒙恩除皆親舊推借之賜敢不知幸月知廢
訪及阻辱惠况之厚佩服眷意不勝鄙情朝夕東去

匆匆殊愧不得一別門牆引領祇劇悵仰
鄙拙承以先丈親家銘文見屬洞思牽強僅得成文
第愧不足以發揚先德耳謹以持浼竊幸視至或尚
有喻不外不外

與戴宰

一別倏焉踰年竭來行朝相逐隊袞袞念欲訊興居
因循未果誨牘先辱禮數過當感感不忘秋暑緬惟
即日孝履支福向得小姪書具聞軀中不佳頗費調

治比遂良已可勝慰喜親家奄棄孝養追慟何及敢
奠節哀以機宜親家愛重實區區之望也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百十終

